



[英]约翰·洛克 著 傅任敢 译

教育漫话

教育漫话

[英国] 约翰·洛克 著

傅任敢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十七世纪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教育思想家洛克(1632—1704)著的《教育漫话》的中译本, 1937年曾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初版。1957年, 我社征得原出版者同意, 并请译者将译文稍加修订后出版。1963年, 译者又将译文作了个别修改, 重版印行。目前, 为了供应教育科学工作者和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师生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急需, 再次重版, 并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外国教育史组写了一篇简介, 印在书前, 供参考。

教 育 漫 话

〔英国〕 约翰·洛克 著

傅任敢 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42,000

1957年6月新一版 1963年3月新2版

1979年7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 10,501—45,500

*

书号 7012·040 定价 0.45 元

《教育漫话》简介

《教育漫话》是十七世纪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教育思想家洛克(1632—1704)的主要教育著作。

1640—1688年,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近代历史的新时期——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次革命以新兴的中等阶级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安排而告结束,出现了君主立宪政体。洛克正是“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页),他的全部思想观点无不打上了阶级妥协的明显烙印。在政治上,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拥护君主立宪政体。在哲学上,他既说明了许多唯物主义原理,又在许多问题上对唯心主义作了重大让步。在教育上,他主张培养既具备封建贵族的精神面貌,又具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绅士,在许多地方显现出新思潮与旧传统之间的动摇、妥协。

(一)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正处在上升阶段。他们一方面急欲聚集财富,不惜锋芒外露地到处伸手,寻找新的活动场所;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文质彬彬、正人君子的派头,借以欺世盗名。这种贵族式的资产阶级人物,就是他们所称之为的“绅士”。掌握了英国政治、经济大权的资产者,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成为这样的“绅士”。洛克在《教育漫话》中详细地论述了青年绅士的教育问题,宣称“最应该注意的还是绅士的”教育(《教育漫话》第2页,以下引用本书论述者,只注页码),大声疾呼地提醒英国统治者,一定

要把绅士教育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充分反映了新兴资产者在教育上的要求。

洛克强调指出，一个绅士必须是“理智”而有才干，“机敏”而“有预见”，态度“优雅”而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人，即他所谓“有德行、有能耐而又具有礼貌与良好教养”的人（第70页）。这实际上就是贵族式的资产阶级实业家。在洛克看来，能否培养出这样的人，是关系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幸福和繁荣”（第2页）的大问题。他认为，儿童就像“一张白纸或一块蜡”，“可以随心所欲地”（第191页）想要塑造成什么样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他宣称：“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第4页）。这种见解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否定天赋观念，正视现实的唯物主义思想。他充分相信教育的作用和力量，对教育寄以无限的希望，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未免失之于估计过高。

当时的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依仗自己手中的钱财，专门选聘教师，在家中教育子女，等到一定的年龄再直接送入由他们所独占的中等学校受教育。洛克告诫资产阶级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普通国民小学去学习，以免与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顽童为伍”（第50页），受到“卤莽”、“粗野”等“恶习的薰染”（第49页，50页）。他认为，“凡是家里请得起导师的人”（第51页），都要把孩子留在家中，由家庭教师进行教育，培养“举止优雅，思想刚毅”（第51页），“谈吐镇定自如”，“举止有丈夫气概”（第52页）的人，以便他们沿着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入的公学、牛津大学的阶梯爬上去，成为贵族、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洛克标榜要普遍注意各种不同职业人们的教育，在他晚年出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工商大臣时，还亲自拟订了一个《贫穷儿童劳动学校方案》，但那不过是要以“学校”为名，

对劳动者子女进行变相的剥削罢了。这种歧视劳动人民子女，剥削劳动人民子女的思想，充分暴露了洛克的资产阶级本性。

怎样选聘教师？洛克指出：“做导师的人自己便应具有良好的教养，随人、随时、随地，都有适当的举止与礼貌”（第72页），“还应当深知世故人情”（第74页），善于将人世的情况显示给学生，培养有德行、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容易选聘到的，“因为年龄、能力、德行都小的人是不宜于担任这种工作的，而年龄高、能力、德行较好的人，则又不容易请来担任这种工作”（第70页）。为此，他劝说资产阶级不要吝惜钱，不要怕麻烦，要四处寻访，选聘教师。洛克虽然重视教师的选聘，而且主张“保持导师对于学生的威信”（第69页），但他并不把教师看作有社会地位的人而是把教师当作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用金钱雇佣来的人，照顾、侍奉小绅士的人。

（二）

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洛克把体育放在优先的地位。他赞同“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第4页）的说法，把它当作自己著作的开场白，从多方面论述了体育的重要性，反对把儿童变成昏昏沉沉和不健康的人。

洛克把健康的身体看作是“能工作”、“能忍耐劳苦”（第5页）的先决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是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出发考虑问题的。他以“出人头地”，“有幸福”（同上）为目的，号召资产阶级认识自己时代的使命，声言“一个绅士，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这样养育，使他拿得起兵器，能当一名兵卒”（第14页），是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英国建立工商业霸权和殖民帝国服务的。

应当指出，洛克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而且专心研究过医

学,他主张儿童从幼年起就进行锻炼,反对娇生惯养,提出儿童不宜穿太多的衣服,要多过户外生活,多做户外运动,多游泳,用冷水洗脚;饮食要清淡,多吃面食,少吃肉腻食品,少饮烈性饮料;多运动、多睡眠、多呼吸新鲜空气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三)

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洛克特别重视德育,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它。他说:“我们英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地位的国家,原因就是我们有德行、本领和学问”(第52页)。又说:“我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绅士的各种品性中,德行是第一位的,是最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在今生来世就都得不到幸福。”(第119—120页)他主张“在儿童极小的时候早加以管教”(第29页),培养绅士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使他们将来能经营实业,开辟市场,开拓殖民地。

洛克宣称:“一切德行与美善的原则”“在于克制理智所不容许的欲望的能力”(第28页)。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力图“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68页),并把理智克制欲望当作德行与美善的原则,具有把德行从宗教神学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进步作用(虽然是不彻底的)。但他宣扬的德行还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德行。譬如,他主张培养“乐于赠予别人的美德”,反对所谓“贪婪”,只不过是想要以小恩小惠来“得到别人的敬重与称誉”,并显示自己的“富裕”罢了(第93页)。他主张“克制自己的嗜欲”,“摒绝目前的快乐或痛苦的纠缠”,只不过是为了追求未来的更大“幸福”罢了(第32页)。洛克认为,一个人有了理智克制欲望的能力,就可以“智慧”而有远见,有胆略,善于处理自己的事务。为此,他还强调要教育学生通达上流社

会的人情世故，培养学生举止文雅，娴于礼仪，以“获得一切和他接近的人的尊重与好感”（第 72 页）。在洛克看来，这样“门路就可以更宽，朋友就可以更多”，“在世上的造诣就可以更高”（第 74 页），都无非是为了要发展资产阶级的事业。洛克所说的德行是与无产阶级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美德根本不同的。

如何进行道德教育？洛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洛克认为：“我们人类在各种年龄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欲望，这不是我们的错处；我们的错处是在不能使得我们的欲望接受理智的规范与约束；这中间的分别不在有没有欲望，而在有没有管束欲望的能力与克制自己欲望的功夫。”（第 25 页）如何培养克制欲望的能力呢？洛克说：“这种能力的获得和增进靠习惯，而这种能力容易地、熟练地发挥，则靠及早实践。”（第 28 页）他主张定下规则，凡是儿童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不应该做的事体，无论他们怎样纠缠，怎样哭闹，都不可以给予，不可以允许，以免养成放荡不羁的坏习惯。同时，对于儿童的合理要求，他也主张给以满足，反对管教太严，以免儿童精神颓唐，失去活力和勤奋。对于制定规则，他认为“规则应该少定，一旦定下之后，便得严格遵守”（第 41 页），务期经过反复练习，养成习惯；“一种规则经过练习，打定基础之后，才可再去增加另一个规则”（同上）。

为了培养学生服从理智，克制欲望，遵守约束的能力，洛克主张进行说理教育。他宣称：“我不能不认定说理是对待儿童的真正办法”（第 63 页），并指出说理时态度要镇定，举止要温和，使儿童感到你的要求是合理的，对他是有利的，必要的；还应“以适合儿童的能力与理解力为限”（第 63 页），使道理“明白晓畅”（第 64 页）。他认定人是理性的动物，反对压制，主张说理是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但洛克的反封建精神并不彻底。他认为，“子女幼小的时

候,应该视父母如君父,如具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第30页)。做父母的则“应该首先凭借畏惧,取得支配他们的精神力量,到了子女年岁稍长之后,就要用友爱去联系这种力量”(同上)。

洛克特别重视榜样在教育儿童中的作用。他说,在教导儿童的方法中,“最简明,最容易又而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应该作或是应该避免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的眼前”,并加以口头开导,使儿童“懂得更清楚,印象更深刻”(第64页)。他认为,“儿童(不!成人也是一样)的举止大半是模仿得来的”,“孩子们的耳闻不如目见”(第47页);因此,“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榜样这么能够温和地而又深刻地打进人们的心里”(第64—65页)。他强调“父母应当以身作则”,“导师也应以身作则,使儿童去做他所希望他做的事情”,“千万不可违犯自己的教训”(第69页);同时也指出“伴侣的影响比一切教训、规则、教导都大”(第48页)。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洛克是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点来判断善恶的,他把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虚伪礼仪当作美德,要孩子多与“上流人士”相处,参看他们的行为;而对劳动人民则污蔑为“下贱”,“粗野”,“邪恶”,不准孩子接触。这种歌颂资产阶级,鄙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是应该批判的。

洛克认为,“尊重与羞辱”对于儿童的心理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第36页)。因此,他也主张用奖励和惩罚的方法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在奖励的方式上,洛克提倡实行名誉奖。他说名誉是“大家根据理智,对于有德行的,良好的行为的一种不约而同的证实和赞扬”(第39页),它能使儿童感到被尊重的可喜、快乐,“是一种指导儿童和鼓励儿童的正当方法”(第39页)。对儿童的赞扬,应该当众进行;这样,“儿童受到赞扬之后,经过大家一番传播,则奖励的意义就更大”(第39页)。他反对“把儿童心爱的事物去奖励儿童,

去讨取儿童的欢心”(第34页)。因为儿童做了该作的事，你就用甘美的食物、漂亮的衣服或金钱去报酬他，那就不利于儿童克制嗜欲，而是“教导他们去爱奢侈、骄傲、贪婪”。这“简直是牺牲了他们的德行”(第35页)。当然，伴随着名誉奖而给予一些物质奖也是可以的，这样“儿童就会明白，凡是行为良好、受人尊重的人，他们必定为人人所喜爱，结果自然可以得到种种可爱的事物”(第37页)。洛克反对单纯的物质奖，提倡名誉奖，当然是正确的。但其中也具有一些以名誉、地位引诱学生的不良因素。

关于惩罚问题，洛克也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惩罚应该尽量避免，鞭挞更不可多用。他揭露了鞭挞的种种流弊，说它只能给儿童以皮肉之苦，并不一定能使儿童感到羞耻，反而会毁灭儿童的羞耻心，摧残儿童的上进心，是一种“奴隶式的管教”(第33页)。洛克反对封建传统教育的体罚办法，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也是很彻底的。他认为，如果儿童“顽梗”，“反抗”，“对于父亲的命令不敬重，不服从”，则应进行鞭挞，“逐渐加重”，“直到鞭管的力量达到他的心理，你能看出一种真正忏悔、羞耻和自愿服从的表示为止”(第60—61页)。而且他还别有用心地公开声称：“我主张鞭管的命令应由父母发出，鞭管的时候父母也应到场监视，但是鞭管，最好由别人直接去执行；这样一来，则父母的威信可以保持，儿童因蒙受痛苦所生的怨恨就会转向执行鞭管的人了”(第65页)。这种为维护家长统治而主张毒打孩子的见解，正是洛克向封建妥协的突出表现。他主张鞭管的命令应出自父母，而又要把因此而产生的怨恨推向执鞭人，其手法也是很恶劣的。

洛克关于道德教育方法的上述建议，我们应该批判地吸取。

(四)

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洛克把智育放在最后来论述。在他看来，健康的身体是健康精神的前提条件，而在健康的精神中，德行居于首位，学问则居于第二位。他说：“学问是应该有的，但是它应该居于第二位，只能作为辅助更重要的品质之用”。“一个有德行的或者有智慧的人”，“比一个大学者更有无限可贵”（第133页）。

洛克指出，培养绅士，一方面要教导他们研究书本，获取知识；另一方面还要指导他们进行实际练习。在研究书本方面，他拟定了广泛的教学科目：计有阅读、写字、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作文、神学、地理、算术、天文、几何、年代学、历史、伦理学、法律、修辞学、逻辑、自然哲学等。这些学科，绝大多数是当时新兴起的学科和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其中的神学和古典学科比当时学校实际设置的要少得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在实际练习方面，他提出的计有舞蹈、音乐、击剑、骑马、手工技艺（细木工、农艺、油饰、雕刻、铜工、银工）、图画、商业计算、出国旅行等。应当指出，洛克提出这些课业，都是为了要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子弟培养成为绅士。譬如，“因为大家觉得说话不得体，不很切合文法，是很不合于一个绅士的身份的”（第151—152页），所以必须学习文法和修辞、练习写作。因为“历史是持重与公民知识的主宰，是绅士和事业家应该研究的”（第163页），所以还必须学习年代学，以便按时间顺序记住历史事实。因为“从一个保安官到一个总长”，“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法律”，所以必须学习法律。学习伦理学是为了养成“爱好名誉而不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第165页）的习惯。学习自然哲学的目的是“在懂得各种假设，明白各派所用的术语和说法，而不在于从此求得对于自然现象的广泛的、科学的和满意的知识”（第173

页)。练习跳舞是为了训练“优雅的动作”和“一种丈夫气概”(第178页)。学会商业算术是为“保持原有的财富”，“随时看得清自己的财务状况”(第187—188页)。而学习园艺、铁工、木工等，则只不过是为了促进健康，当作娱乐，“得到消遣而已”(第182—183页)。

如何进行教学？洛克也提出了许多建议。他关于教学阅读、写字、作文的见解，反映了实际的教学经验，其中有不少是行之有效的。他强调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儿童的兴趣，照顾儿童的实际能力，主张多鼓励、诱导，也是正确的。但它以“读了书就可以变成美好的绅士，得到人人的喜爱”(第134页)来引诱学生，以不读书就会“变成一些无知无识的村鄙野夫”(同上)来激励学生，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烙印。他主张在教学中集中学生的注意，保持学生的注意，并正确地指出“儿童的好奇心，只是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望；所以应该加以鼓励”(第107页)，不要因为所提问题的幼稚而讥笑他们，而应该以称誉的办法，进行鼓励，并引导他们得出正确的答案。他反对死记硬背，主张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醒教师们说：“他的工作不是要把世上可以知道的东西全都教给学生，而在使得学生爱好知识，尊重知识；在使学生采用正当的方法去求知，去改进他自己，当他有心去做的时候。”(第175页)

马克思指出：“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页)他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所论述的教育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在体育、德育、智育诸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是值得批判吸取的。这篇《教育漫话》简介》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由于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 and 业务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少的错误和不当之处，请读者给以指正。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外国教育史组

出版者的話

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著的《教育漫話》(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一书,于1693年出版。

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①,是“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②。他的哲学观点有唯物的和唯心的两重性。他批判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天赋观念论,认为在人的意识中没有先天的思想和观念;他对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很高。

洛克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绅士,也就是贵族出身的、具有“文雅态度”的特点、同时具有资产阶级事业家的品质的人物,他们善于“有条有理地”生活,“很好地”处理事情。他建议把绅士教育的全部事业交给修养有素的家庭教师。

洛克认为未来的绅士应当受体育、德育和智育等方面的教育。他强调指出“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主张儿童从幼年起就进行锻炼,遵守严格的生活制度。洛克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儿童遵守道德纪律的习惯;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但是认为一个人应当善于使自己服从理智的命令,显然,洛克是“把资产阶级的理智指为人类的正常的理智”^③的。他认为主要的教育手段不是教训,而是用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来施加影响,特别重要的是要从小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页。

②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5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页。

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同时他主張实施宗教教育。洛克认为智育应当为培养资产阶级事业家所必需的品质服务，主張打破中世紀的傳統，設置內容广泛的課程，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知識，准备去参加实际生活。他还主張实施手工艺性质的劳动教育。在教学論方面，他认为知識和思想起源于感觉經驗，人的表象和概念是由于外部世界的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发生的。可是他认为还有内部經驗；所謂内部經驗是指理性本身的活动。这又說明了洛克的唯心主义观点。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注意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他們的好奇心，发展他們的求知欲。

洛克从剝削階級的立場出发，认为工人子弟是社会的負担；他反对实施工人教育，主張把工人的子弟，在教师的监督下，从学校帶到教堂，认为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手段。

洛克的教育思想始終是維護他的階級利益的：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跟貴族階級实行妥协、取得政权以后，就只想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这是洛克教育思想的反民主傾向的根源；他提出的教育目的，受了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影响；他对智育的意見，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实科教育的要求。

我們在这里簡單介紹著者的立場、观点和思想基础，是希望讀者在閱讀本书的时候，能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請讀者指正。

本书中文譯本1937年曾由商务印书館发行初版；1957年，我社征得原出版者同意，并請譯者將譯文稍加修訂后出版；現在，譯者又将譯文作了个别修改，重版印行。本书主要供高等师范学校师生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致奇布勒地方的爱德华·葛拉克先生

(To Edward Clarke of Chipley, Esq.)

先生：

我的“教育漫話”現在出版了，按理說，這些“漫話”本是屬於你的，因為它們是我在數年前為你寫的，內容不出你在我的信札中所已知道的。除了次序跟原信發出的時間不一致以外，其餘很少變動；讀者看了我有些地方行文的隨便與文體的風格，就很容易看出，這些漫話，與其說是一篇公諸公眾的論文，不如說是一段朋友間的私人談話。

有些人出版書籍，不敢承認那是自己的意思，往往推脫說是由於朋友的慫恿。可是你知道，我這些文字假如不是朋友們所說之後，迫着要看，看了以後，又耻它們刊行問世，它們的確是會按照原意，悄悄地躺在那裡，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在見解上敬重的朋友們告訴我，說他們很以我的看法為然，說這部草稿印了出來也許有些用處，這種說法可觸着了我一向不變的心思。因為我覺得，盡心竭力地給祖國服務，乃是每一個人不可不盡的義務；誰若沒有這種想法，他便與他家里的牲口沒有什麼分別了。這個問題的關係很大，而正當的教育方法又是一件有益大眾的事情，假如我的力能從心，我是不需要別人的慫恿的。所以這些文字儘管淺薄得很，我自己並不怎樣重看它們，但我不因它們的貢獻太小而不把它們獻給公眾，以表示我的一點點小意思。將來倘若還有跟我的朋友們

怀着同样估計与見解的人，也都賞識这些文字，认为印了不算白费，那么，我便可以聊以自慰，它們沒有糟塌大家的功夫了。

近来时常有人和我談到，說不知道怎样教养他們的孩子，近来大家又常有一种感慨，說青年人年紀輕輕的就墮落了；这时有人提出这个問題，表示一些意見，目的只在拋磚引玉，得到指正，我們总不能說他的举动是一点都不得当的。因为教育上的錯誤比别的錯誤更不可輕犯。教育上的錯誤正和錯配了葯一样，第一次弄錯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們的影响是終身洗刷不掉的。

我写了这点东西，自己絕對不敢矜夸有什么貢獻，假若将来有人比我的能力更强，作这件工作比我更合适，好好写一篇合于我們英国紳士教育的文章，来指正我的錯誤，即使为你設想，我也是无所謂的；我个人只希望青年人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导（这應該是大家所盼望的），并不一定要自己的意見被接受。不过你也得給我証明一下，証明我在这里所主張的教育方法对于一位紳士的孩子也曾有过一些意外的不平凡的影响。我并不是說这种好影响对于形成孩子的好性格的关系不大；但是我想你和一般做父母的人一定都知道，那种与我的方法相反的教育儿童的方法却是不能改进他的本性的，是不能使他爱好书籍的，是不能使他耽嗜學問的，是不能和現在的情形一样，使他在受到大家認為应当受到的教导以外还想更多地受教的。

我的目的不是把这篇論文向你吹嘘，因为你的意見我早就知道了；同时，我也沒有請你吹嘘或庇护，把它推荐给世人的意思。儿童應該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一般做父母的人的責任，也是他們关心的事，而且国家的幸福与繁荣也靠儿童具有良好的教育，所以我愿人人都把这个問題認真想想；要把空想、习俗或理智用教育的主張仔細考察一番，辨別一下，然后帮忙去提倡那种按照青年人的不

同境况訓練青年的方法,那是一种最容易、最簡捷、最能够为他們各自的职业准备一种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的方法;虽則最應該注意的还是紳士的职业。因为一旦紳士受到教育,上了正軌,其他的人自然很快就都走上正軌了。

我不知道我在这篇短短的文字里,除了表示我对于教育問題的一片善良愿望以外,是不是还有一点进一步的貢獻;万一它还有些可取之处,那都是你的功劳。我之所以发愿来写这些文字,全是因为敬慕你的緣故,我能把你我这点友誼的迹象留給后世,在我真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我能和一位誠篤的、賢能的、高貴的爱国志士长久相亲相爱,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福,也是我能够留在身后的最好的紀念。

你的最渺小的、最忠心的仆人,約翰·洛克。1692, 3月7日。